

# 成语的约定俗成问题

宋芳彦

“谁祸国殃民？谁福国利民？实践作了最权威的回答。”这段话见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《光明日报》严家其的哲学幻想小说《宗教·理想·实践——访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》一文，是偶尔翻到的一个例子。

〔祸国殃民〕是成语，这是没有疑义的。〔福国利民〕，显然是由〔祸国殃民〕翻新而来的，它与〔祸国殃民〕的结构形式完全相同，也符合成语的结构规律和汉语的语言习惯，意义明确。但是，如果说〔福国利民〕也是成语，就要打个问号了。

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告诉我们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，而不是个人现象。成语，作为词汇的组成部分，也必须得到社会的公认，所谓“约定俗成”，才能成立。〔祸国殃民〕这一成语，大家沿用已久，早已得到了社会的公认，形成了固定的、完整的意义和稳定的结构形式，因而被确认为成语，是理所当然的。而〔福国利民〕，只是此处一个偶然的用例，它并没有约定俗成的固定结构形式，也没有约定俗成的完整概念，说成〔利国福民〕、〔利国利民〕、〔福国福民〕，都是可以的，它的意义是组成它的各词意义的简单和。所以不能作为成语看待。

〔福国利民〕是成语〔祸国殃民〕的活用形式。人们在语言实践中，根据表达的需要而活用成语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。例如：

①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，转一转，这叫“走马看花”，……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，在那里作调查，交朋友，这叫“下马看花”。（毛泽东：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）

②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，敢于战斗，不怕困难，前赴后继，那末，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。（毛泽东：《支持刚果（利）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》）

③越南当局这样起劲地制造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……是阴谋用声北击西的伎俩，把全世界的注意力引到中越边境上来，以掩盖它在柬越边境加紧准备大规模侵略柬埔寨的军事行动。（《一个声北击西的阴谋》见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六日《人民日报》第六版）

④《后生可喜——记在上海举行的一九七八年中国青年杯足球赛》（见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日《人民日报》第六版）

⑤人们不但谈“马”色变，连“牛”也不敢写，“桃”字也避讳。（柯繁：《评〈三上桃峰〉事件》载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《光明日报》第二版）

上述各例中的〔下马看花〕、〔前赴后继〕、〔声北击西〕、〔后生可喜〕、〔谈马色变〕是分别改造了成语〔走马看花〕、〔前仆后继〕、〔声东击西〕、〔后生可畏〕、〔谈虎色变〕而来的。这种成语的活用形式，如果被大家沿用，得到了社会的公认，也就是说约定俗成了，那么也就形成了新的成语。象〔下马看花〕、〔前赴后继〕，现在已经成了独立

的成语。但是，就一般来说，成语活用都是偶尔的，临时性的。例如上述例子中的〔声北击西〕、〔后生可喜〕、〔谈马色变〕，它们都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完整概念和固定结构，所以，它们同〔福国利民〕一样，都不能当作成语看待。

有许多成语，是由历史故事、历史事件、传说和寓言、或者诗文中的句子概括和简缩而成的，有的就是诗文中的原句。例如：〔草木皆兵〕是由《晋书·谢安传》中记载的一段史实概括成的；〔画蛇添足〕是由《战国策·齐策》中记载的一个寓言故事概括成的；〔明哲保身〕，是由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中的句子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简缩而成的；〔万马齐喑〕，则是宋朝苏轼《三马图赞序》中的原句。

但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故事、历史事件、传说和寓言，或者诗文里的句子，都能够概括和简缩为成语的。就是那些已经成为成语的，在它们最初出现的时候，也没有注定它们将一定会概括或简缩为成语。在人们最初进行和运用这些概括和简缩的时候，一般也都是偶然的，临时性的。这时，它们也还没有形成成语。只有人们在社会实践中，根据表达思想的需要，进行并运用了这种概括和简缩，而后又被众人沿用和公认，逐步具备了完整的、特定的概念和定型化了的的形式，也就是说约定俗成了，这才形成成语。因此，如果不是根据交流思想的需要，而是凭空进行概括和简缩，并且把它们确定为成语，是根本不行的。进行这种概括和简缩工作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。因为成语和其他语汇一样，都是为适应交际的需要而产生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，而不是某些人闭门造车造出来的。同时，根据这种概括和简缩的偏僻的、个别的用例，也不能确定成语。

还有人认为，有些词组虽然目前还不是成语，但有形成成语的趋势，先把它们当作成语确定下来，推广推广便成了成语。这也是不可以的。根据将来的使用情况，它们有些可能形成成语，但不一定都能形成成语。哪些可能形成，哪些不能形成，没法预料，只能根据将来的语言实践去断定。所以，确定那些词组为成语，应当在它们形成成语之后，而不能在此之前。